

PROFILE

Winy Maas 一九五九年生於荷蘭斯海恩德爾，他是建築師、城市規劃師和景觀設計師，為一九九三年成立的MVRDV建築規劃事務所三位聯合創始人之一。他於二〇〇八年在代爾夫特理工大學成立智庫The Why Factory (T?F) 研究未來城市，並於世界各地進行講座、授課和學術研究。此外，他還是荷蘭阿爾梅勒市官方委任的城市規劃師。

MVRDV創始合夥人、主創建築師

WINY MAAS

建構看得見的生態烏托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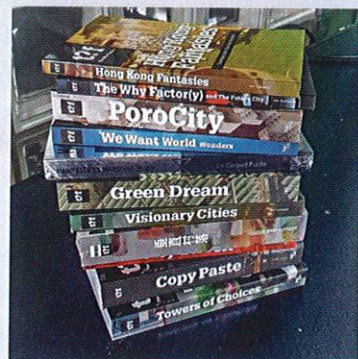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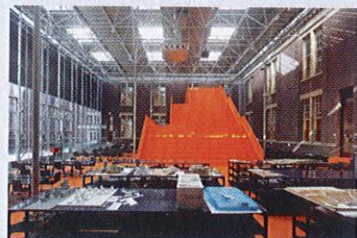
你為甚麼選擇以biotopia（生態烏托邦）作為今次演講的主題呢？可以講解你對於biotopia的定義嗎？

W：選擇這個主題，因為現在是商品的世界，太多商品，太多浪費，人們渴望從循環和回收的角度來思考。我想展示我最近為達至完全回收（full recycling）所做的研究，因此我選擇以生物或生物工程作為解決方案並對此進行推測和想像。我認為所謂設計的世界，最終都是關於處理材料和製造材料。

我的biotopia是結合人與自然的關係。Bio-topia涉及植物，涉及動物，涉及材料，也涉及如何改善它們之間的關係。未來人口增加，我們破壞了生物多樣性，沒有給予動物足夠生存空間，我們扼殺資源；因此，我們在所有層面、所有領域，都需要更多生物學上的協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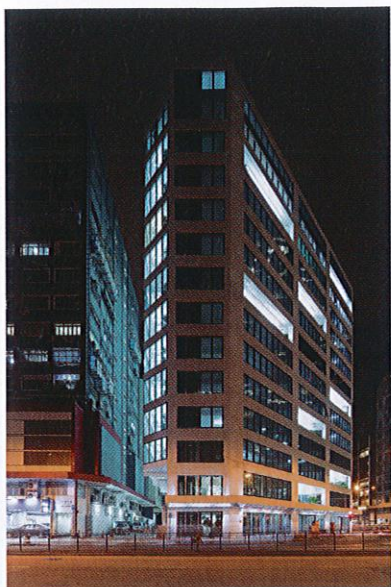
MVRDV成立三十周年，說說這些年來你對於設計的想法如何轉變？

W：我們一直以來都是關於都市（urbanistic），我們的目標和形式一直都是高度可見和明確的，並歷經了三十多年才達到頂峰。這始於密度（density），然後是提供更多容量（capacity），現在則進入了生物學（biology）的時代，由此見到演變。二〇〇〇年我們設計漢諾威世博會荷蘭館時已經提出了綠色議程，有關知識已經發展起來，但新的威脅、挑戰也來臨，被納入議程中。我們的建築中常用到我稱之為「誇張的文學手段」去誇大，例如我們在台灣海岸像山一樣的太陽能電池板（Sun Rock），強調了我們需要另類的能源解決方案。我喜歡用誇張的方式，用有限的資金，讓它更加明顯，讓人們更加有意識。



（上）Winy Maas與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合作，在二〇〇八年成立國際智庫The Why Factory (T?F)，通過模型與研究來表現未來城市的可能性。

（下）The Why Factory (T?F)出版《Future Cities Series》叢書



由MVRDV設計的偉業街133號於二〇一六年落成，保留了原有舊式工廈結構，再翻新改造成玻璃辦公大樓。

面對後疫情和眾多社會轉變，你現在最關心的是甚麼？

W：就我個人而言，最關心是生物材料和生物項目方面，我很想興建一座完全由新型生物工程材料建成的房子，如果可以試驗，那就太好了！

我關心社會組成、社會安全 and 社會中的保護主義；我關心貧富差距，我希望我們都能成為中產階級。我也擔心糧食生產，因為需求實在太大，卻沒有足夠耕地空間，而我們用高能耗和重污染的方式去生產糧食。我有一系列的憂慮，而每一個憂慮都值得得到答案。

這些問題如何連結建築設計？建築師可以如何應對？

W：我認為建築師可從兩個層面應對。一是使用視覺化工具顯示影響力，我們可以展示糧食生產需要多少空間，然後提出質問；例如我們（透過《Food Print Manhattan》動畫視覺化）表達需要多少個曼哈頓空間的面積生產糧食，才能滿足飲食需求。當然，我們也可以提出更多的空間解決方案，例如以生態友善方式興建高塔型的養豬場。建築師

是促進者，我們能利用自己的技能去解決更大的問題。但我也知道，我們無法解決全世界的問題，而如果我盡一點點力，每個人都盡一點點力，影響就會很大。

那你認為今時今日，建築師的角色有改變嗎？

W：過去三十年，你已經可以看到建築師正在失勢，工程師接手興建建築；你會見到發展商不用建築師也可以做到所有事情，你會發現建築師變得沒那麼重要了。另一方面，由於BIM技術的發展和優化，建築師不再需要自己畫圖了。AI也有影響，它直接取代了某些元素。我也擔心AI，它不代表高質素，它沒有原創性，也不會帶來驚喜。但是，在數位主導的世界，我們需要數位化，我們需要向電腦科學家求教，這樣才能促進我們所希望擁有的驚喜、深度和美。我們需要建立這些合作，否則我們將不復存在。

你們如何使用AI？有甚麼規範嗎？

W：我們才剛起步，而我們非常擅長指令碼語言（scripting），對於複雜的問題，它比AI更細緻。我想我們在二、三十年前已經開始scripting，是最早應用在建築的公司之一。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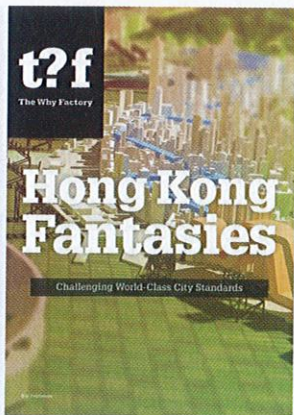
們自行研發的軟件可以用來平衡、檢查成本、風向、光線等每一個設計元素，這樣我就可以在有些複雜和多參數的問題上去說服客戶。這說明了我們如何管理複雜的問題，以及成為更數位化、工程化的公司。

荷蘭是今屆BODW的「夥伴國家」，你覺得荷蘭設計的特色是甚麼？

W：荷蘭是一個小國家，只有一千八百萬人口，所以實際上更像一座城市，其高密度有利於產業發展，而且很有意識去與其他國際公司建立聯繫、尋求合作。荷蘭的學校教育非常重要，國家也很重視資助和研究。

香港也是一個小城市，你可以給一些建議香港年輕建築師嗎？

W：我已經出版了兩本關於香港的書，《Hong Kong Fantasies》和《Hong Kong Crazy Towers》，探討了一些香港可能感興趣的議題。我很喜歡香港，因為其密度及生態。所以對於香港年輕建築師，我希望他們能得到更多機會，發展商需要更加關注年輕一代，讓下一代來建築下一座高樓大廈、下一條道路。必須為他們創造更多機會，而這是可以達成的。



《Hong Kong Fantasies: A Visual Expedition into the Future of a World-class City》，探討香港的建築困境與可能性。

你為甚麼對香港這麼有興趣？香港為你帶來了甚麼啟發？

W：我想這是關乎城市密度和流動性，以及如何去嘗試尋找解決方案。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的人是如此頻繁地使用公共交通，香港的綠化也出乎意料地好，因為有山、有海。我嘗試在《Hong Kong Fantasies》中提出（未來城市和建築規劃的替代路徑、新的願景和策略），基於香港這些特點，它有潛質成為一座密集而綠色的城市，成為世界級的典範城市。

《Hong Kong Fantasies: A Visual Expedition into the Future of a World-Class City》是十多年前出版的，如果你要製作第二版，你會提出甚麼問題？你想研究甚麼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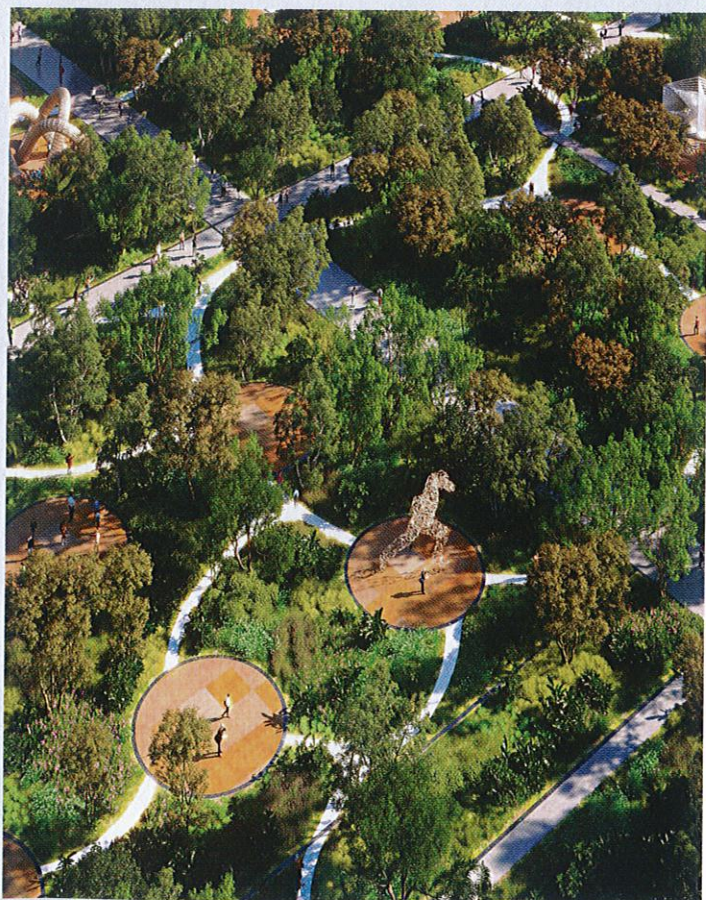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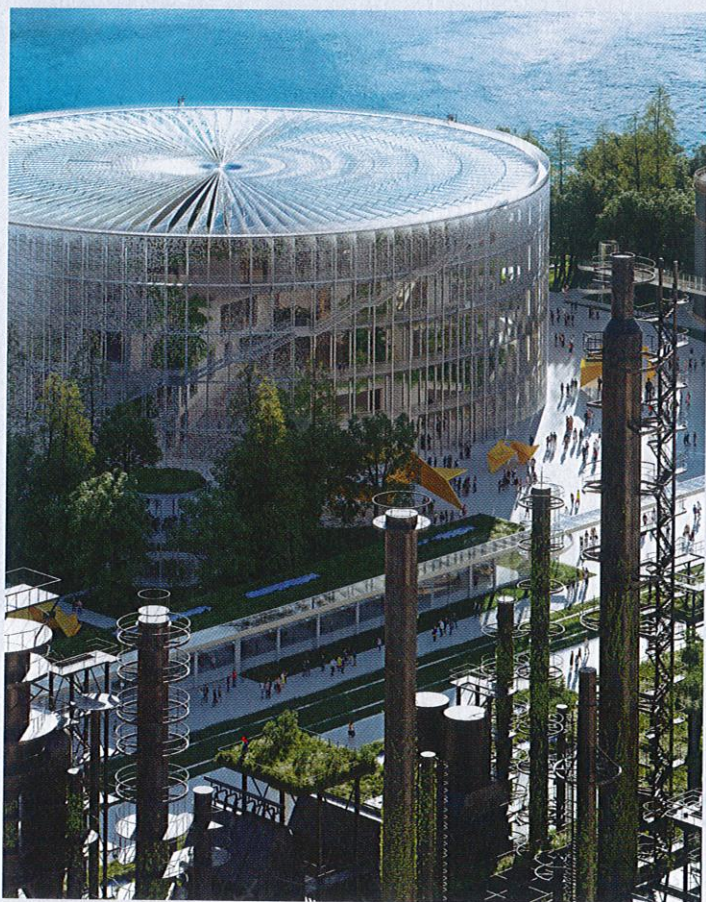
W：我會嘗試理解香港為甚麼不去行動？怎樣才能擺脫現況？前所未見的保護主義，生產減少，創新的潛力減少——我想知道這些是真的

嗎？那就需要重新介紹，了解清楚現實。我想知道Why not？Why doesn't it work？需要多少時間？有甚麼短期措施可以做？我很想知道。

那麼中國有甚麼變化呢？我想你應該有較多時間在中國，因為你們在中國有很多項目。可以分享一些案例嗎？

W：是的，中國市場正在改變。成本變化使生產減少，來自本地和外國的建築設計公司的競爭也有所增加。但對我們來說，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區域，其潛力是美麗而巨大的，但所面對的問題也很大。這些年來，變化不少，交通大為改善，擁有一定水平的林業和農業，城市更加注重生活質素。

我很喜歡產業上的轉型，例如杭州的石油工業，我正在把（杭州煉油廠）改造成一個全新的公園（Hangzhou Oil Refinery Factory Park），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項目。▶



（左）MVRDV去年勝出杭州煉油廠（Hangzhou Oil Refinery Factory Park）改造設計競賽，改造成集博物館、辦公、零售等多元化設施於一身的可持續發展園區。
（右）新園區是由工業遺址轉型成文化中心，也是以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的示範基地。